

3 刘渡舟本《伤寒论》所据底本述实 7481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加强古籍整理研究档，中央卫生部于 1982 年制定《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同年 6 月在北京召开“中医古籍整理规划会议”，经专家讨论，确定十一部中医古籍作为卫生部重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研究。这十一部重点中医古籍是：《素问》、《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匱要略》、《甲乙经》、《脉经》、《诸病源候论》、《中藏经》、《太素》。

十一部重点中医古籍主编是：

- 1 《素问校注》：天津中医药大学郭霭春教授；
- 2 《灵枢经校注》：辽宁中医研究院史常永教授；
- 3 《难经校注》：上海中医药大学凌耀星教授；
- 4 《神农本草经辑校》：中国中医科学院马继兴教授；
- 5 《伤寒论校注》：北京中医药大学任应秋教授刘渡舟教授；
- 6 《金匱要略校注》：浙江中医药大学何任教授；
- 7 《甲乙经校注》：山东中医药大学张灿珪教授；
- 8 《脉经校注》：广州中医药大学沈炎南教授；
- 9 《诸病源候论校注》：南京中医药大学丁光迪教授；
- 10 《中藏经校注》：湖南中医药研究院李聪甫教授；
- 11 《太素校注》：成都中医药大学郭子光教授；

本文称刘渡舟主编的宋本《伤寒论校注》为“刘渡舟本”。

《灵枢经校注》未完成。北宋校正医书局未加校正，留下遗

憾。历史似在循环。

笔者是《伤寒论校注》副主编，并且是十一部重点中医古籍审稿委员，对此次大规模整理古典医籍了解较多，尤其对《伤寒论校注》前前后后许多事情较为熟悉，谨将本人了解的《伤寒论校注》有关事宜记录在下面。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作为今后回顾新中国关于《伤寒论》文献研究以及新中国整理中医古籍的成就，下面所引资料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988年2月10日《伤寒论》整理研究课题组向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和科研处写了一份工作汇报，比较详细地回顾了校注《伤寒论》有关情况。谨将这份工作汇报全录如下：

《伤寒论》整理研究工作汇报

院领导、科研处领导：

现将刘渡舟教授主持的《伤寒论》整理研究工作进行一个阶段性总结，并把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一并汇报。

中医古籍整理是国务院关于古籍整理计划的一部分。1982年6月，卫生部党组在西苑饭店召开了中医古籍整理规划会议，制定了九年计划，并初步确定了《素问》《灵枢》《难经》《伤寒论》等十一部古籍的整理研究为九年规划中的重点和基础。

1983年4月20日卫生部在沈阳召开了十一部重点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伤寒论》整理研究工作由我院任应秋、刘渡舟两位教授承担，并由两位负责人提名组成课题

组，成员有毛雨泽、孙志洁、郝万山、裴永清。这是这一工作的起步。主要任务是：考察《伤寒论》版本源流、历代校勘、注释、训诂成果，在充分研究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一部底本可靠、校勘精确、注释恰当、按语中肯的校注本；在校注本的基础上，写一部以直译为主适合普及使用的语译本。接着课题组便开展了版本的搜求考察与历代校注资料的收集，制定编写计划和编写样稿等工作。

任应秋教授当时因患癌症已不能过问这一工作，由刘老提名、经院领导和科研处批准、报请中央卫生部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认可，于1984年3月14日起，由钱超尘副教授任课题组副组长、副主编，协助刘老工作。

1984年4月卫生部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十一部重点中医古籍样稿审定会”，并宣布卫生部已决定将这十一部古籍的整理研究列入部级重点科研项目加以管理，要求每个课题都要进行开题论证、签定科研协议书

遵照京西宾馆会议精神，课题组在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第二次编写了校注本、语译本样稿，编写了《伤寒论整理研究设计书》。经卫生部中医古籍出版办公室批准，在院领导和科研处支持下，于1985年10月16日在北京市怀柔区召开了“伤寒论整理研究论证会”。到会的专家有：

何 任 浙江中医学院教授

俞长荣 福建中医学院教授

欧阳琦 湖南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
李培生 湖北中医学院教授
裘沛然 上海中医学院教授
李克绍 山东中医学院教授
袁家玘 贵阳中医学院教授
方药中 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研究员
王绵之 北京中医学院教授
萧 璋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许嘉璐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各位专家对两份样稿和设计书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一致通过了开题论证、签署了评审意见书。会后，课题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了校注、语译两个样稿和设计书，并上报北京中医学院科研处和卫生部古籍出版办公室备案。整理校注工作也由此全面开展起来。

1986 年 9 月完成了校注本、语译本第一次初稿（草稿），在建院 30 周年校庆展览会上展出了初稿的复印件。

1987 年底，完成了第二次初稿及校后记的部分内容。

1988 年 1 月，国家中医管理局在沈阳召开了“十一种重点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会议”，到会的各课题组将几年来的工作情况作了阶段性总结汇报。我课题组除将工作进度作了汇报外，还总结了几年来工作比较顺利的原因。沈阳会议还安排了审稿工作及审稿专家名单。《伤寒论》审稿专家是欧阳

琦、裘沛然、李克绍、李培生、汤万春五位。

我课题组拟于 1988 年底完成《伤寒论》全部校注工作。主要安排如下：

1. 1988 年 3 月底前修改完全部底稿，完成“编写说明”与“校注后记”，并和《金匱要略》校注组通稿，以免互相矛盾。
2. 1988 年 4 月初将书稿送陕西中医研究院计算机中心，利用其繁体字编辑系统打印书稿（由于找不到高水平的写繁体字的人，接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建议而决定的）。
3. 1988 年 5 月份将打印好的书稿及《伤寒论》底本（宋本影印本）分寄五位审稿专家。可否在第三季度召开专家审稿会议，待审稿进度而定。我们准备在审稿会上，与各位专家当场交换意见当场修改，随后将修改稿再由计算机打印，至迟 1988 年底完成全部校注工作。

数年来，课题组成员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临床任务的同时，承担了这一科研课题。为了有一个集中的审稿通稿时间，只好利用晚上、节假日加班工作。同志们认为，我们应当做到无愧于中医事业、无愧于领导的关心与支持、无愧于我们自己的良心。

简要汇报如上，请院处领导批示。

此致 敬礼！

北京中医学院《伤寒论》整理研究课题组

1988年2月10日

此汇报由郝万山教授执笔。通过这个材料，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国家各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关怀下，《伤寒论》整理研究课题组的任务才得以顺利完成。其它几部重点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情况基本相同。整理研究十一部中医古籍是国家行为，是在中央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直接管理领导下完成的。抚今视昔，更加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整理研究中医古籍不平凡的意义。

北宋校正医书局是编修院属下的一个单位，绝对没有新中国整理医书这么大的规模，也不可能动员全国相关专家发挥集体智慧和力量共同投入这项工作。我国历史上整理医书最显著的有两次。第一次是西汉刘向校群书，医书由李柱国校订。第二次是北宋校正医书局，《伤寒论》《金匱要略》《金匱玉函经》三书主要由孙奇校定。“定”者，定也，通过校订使同一部书的多种传本始定于一也。在研究《伤寒论》时，每感北宋校正医书局留下的背景材料太少，难于考证当时整理校正医书的详情，略有参考价值的是国子监牒文及后附高官名录。牒文对于考证《伤寒论》大字本、小字本颇有价值；高官名录，可以考见朝廷对《伤寒论》校定之重视。本文留下这份汇报材料，今人读之，或曰赘文；后人读之，如啖甘饴。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新中国在整理医书上的伟大贡献与组

织经验。

八十年代十一部重点中医古籍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版本选择的精审无误。以《伤寒论》而言，以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所藏赵开美本缩微胶卷为底本。此书自明万历 27 年（1599 年）翻刻至刘渡舟教授校注之书的出版（1991 年 6 月第一版）凡 392 年，其间既没有翻刻重印，亦没有以此书为底本校注刊行者，只有少数藏书家缜密深藏，秘不示人，以致清修《四库全书》时未征集到此书，只好将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收入《四库全书》。1912 年武昌医馆刊行之《伤寒论》，系以杨守敬（1839——1915）在日本购到的赵开美本加以剪贴推移之本为底本而刊行，非以赵开美原刻本为底本而刊行者（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有武昌医馆本，研究《伤寒论》版本学，此书有参考价值）。1923 年恽铁樵（1875——1935）影印日本安政三年（1856）《翻刻宋版伤寒论》，抹去书中日文反点符号，改称赵开美原刻本，是为学术造假之本，造成宋本《伤寒论》版本流传的巨大混乱。考日本安政本以日本枫山秘府所藏《仲景全书·伤寒论》为底本刊行，经笔者详考，日本枫山秘府所藏《伤寒论》既不是赵开美《伤寒论》首刻本，亦非赵开美修刻本，而是日本无名氏坊刻盗版本。知此事者不多。1955 年重庆市中医学会《新辑宋本伤寒论》、1959 年南京中医药大学伤寒教研室主编《伤寒论译释》都是以恽铁樵本为底本而排印，沿用恽铁樵误说而称其底本为宋本。

日本安政本在日本所有刻本中，品相接近赵开美本，惜讹字较多，无卷末牌记，无《伤寒论后序》，无赵开美序，是盗版本毫无疑义。安政本虽为盗版本，但它在中日《伤寒论》普及方面有重要历史功绩。笔者《影印日本安政本伤寒论考证》对安政本有详考，2014年学苑出版社出版。

刘渡舟宋本《伤寒论校注》分工如下：

提要按语： 刘渡舟 裴永清

校 勘： 孙志洁

注 释： 郝万山

校注说明与校注后记： 钱超尘

语 译： 毛雨泽

《伤寒论校注》于1991年6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992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刘渡舟本所用底本是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宋本《伤寒论》缩微胶卷本。1941年北平图书馆将许多善本海运美国国会图书馆保藏，1942年王重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将《伤寒论》拍摄为缩微胶卷交北平图书馆保存。1965年赵开美本《伤寒论》回归台湾故宫博物院保藏。经与台湾故宫博物院文献大楼所藏《仲景全书·伤寒论》仔细校读，发现刘渡舟本有讹字。2013年4月下旬，人民卫生出版社通知笔者，要求一周内将刘渡舟本修订完毕，急待重刊发行。由于时间紧促，笔者据台湾故宫本复印件改正了1991年《伤寒论校注》印刷本讹

字，增删了《后记》，修改了几条校勘，对“提要”、“按语”、“注释”未做修改，附有一段说明，如下：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伤寒论校注》书末《校注后记》成于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本次对《校注后记》做了增删，另写《附言》一篇作为《校注后记》的补充。 钱超尘。 2013年5月18日

这段文字与附言是五月中旬看清样时所写。附言如下：

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教授主编的《伤寒论校注》1991年出版，所用底本是北京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宋版《伤寒论》缩微胶卷。原书1941年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保藏以防劫掠。1956年回归台湾，今藏台北市故宫博物院文献大楼。刘渡舟教授主编此书时，尚不能见到原书，故以缩微胶卷为底本。

2009年4月笔者亲至台北故宫博物院访书，见到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赵开美辑刻的《仲景全书》，内涵四书，依序是：翻刻宋版《伤寒论》、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宋云公《伤寒类证》、《金匱要略》，保藏完好，与北京国家图书馆《仲景全书》缩微胶卷本内容全同。缩微胶卷本几枚图章模糊难辨，台湾故宫本朱章清晰，分别是徐坊朱章两枚、“姜问歧印”、“秋农”朱章共两枚、“东海仙蠹室藏”朱章两枚。这几枚朱章在考证宋版《伤寒论》版本流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通常所说的《宋版伤寒论》不是指北宋治平二年（1065）雕印的大字本《伤寒论》或北宋元祐三年（1088）雕印的小字

本《伤寒论》，而是指明赵开美（1563——1624）据北宋元祐三年小字本《伤寒论》翻刻之本，字体、行格、版式一仍元祐版本原貌，赵开美称其翻刻本为《宋版伤寒论》，后人沿用其称。赵开美本刊行后，小字本旋即亡佚。小字本《伤寒论》一灯独传，千灯续焰，赵开美传承中医药文化，存亡继绝，功德至伟！

赵开美翻刻本今存五部：中国中医科学院、上海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各藏一部，属于首刻本，有少许讹字；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台湾故宫博物院各藏一部，属于修刻本，剗改首刻本讹字，补以正字，二书为同一板木刷印。台湾故宫本有徐坊（字矩庵）墨笔题记，称家藏北宋治平二年大字本《伤寒论》一部，这是一个异常宝贵的学术信息，不知其书尚存人间否。台湾故宫本有清道光、咸丰年间姜问岐两枚朱章，于考察宋本《伤寒论》流传史有重要意义。赵开美名其藏书室为“脉望馆”，其藏书目录名《脉望馆书目》。书中蠹鱼啮蚀“神”、“仙”二字，古人称该书蠹为“脉望”，则“仙蠹”者，“脉望”也，亦即书蠹也。“东海仙蠹室藏”图章反映该书是赵开美亲手抚摸研阅之书，其价值为另外四部书所不及。

本次修订以台湾故宫本复印件校勘刘渡舟本。199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刘渡舟本《伤寒论校注》文字排印正确率较高，本次修订检出几个排印讹字，均予改正：

- 1 刘渡舟本“侯”讹为“候”。见国子监牒文。“开国侯”之“侯”皆误排为“候”。
- 2 刘渡舟本“卫气”讹为“胃气”。见卷一《平脉》“浮者卫气虚”、“微者卫气疎”，两“卫”字皆讹为“胃”。
- 3 刘渡舟本“覆”讹为“服”。见卷二《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第五》“温覆令一时许”，刘本讹“覆”为“服”。
- 4 “旋覆花”宋本《伤寒论》作“旋复花”，刘渡舟本“复”作“覆”，今从宋本作“复”。
- 5 “蓄血”宋本《伤寒论》作“畜血”，刘渡舟本“畜”作“蓄”，今从宋本作“畜”。
- 6 刘渡舟本卷十《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旋复花三两 人参二两”，刘渡舟本误将“二两”作“三两”。今正。

五部赵开美本《伤寒论》原本有三个明显讹字，分别是《刻仲景全书序》“购得数本”之“购”误作“构”；卷五子目第四十三方“梔子蘘皮汤主之”的“蘘”误作“藁”；卷七“辨阴阳易”之“眼中生花”小注“花一作眇”，其中“眇”误作“眇”，皆予径改，未出注。

宋本《伤寒论》凡“抔”（tuān）字皆作俗体“𢵿”，与“搏”形体极近，铅字排印本、计算机录入本、高等中医院校教材均误作“搏”，特于《后记》撰《“抔”讹为“搏”字考》以正通行本之讹。

台湾故宫博物院《仲景全书·伤寒论》无《伤寒卒病论》自序，1991年刘渡舟本《伤寒论校注》刊载此序。考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本、中国中医科学院本、上海中医药大学本、上海图书馆本皆有此序，谨依上述诸本之序刊载之。1991年出版之《伤寒论校注后记》未言及此事，今补说之。台湾故宫本所以无此序，非漏刻，而是装订于《注解伤寒论》卷首。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本与台湾故宫本皆为修刻本，属于同一版本，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本张仲景序装于《伤寒论》卷首，可证台湾故宫本之序为偶然装于成本卷首者。

“卒病论”之“卒”字是俗讹之字，即因俗写而复讹之。“杂”字俗写作“𠂔”，再简之而讹为“卒”。宋郭雍（字子和，号白云）《伤寒补亡论》卷一《伤寒名例十问》云：

问曰：伤寒何以谓之卒病？雍曰：无是说也。仲景叙论曰：

“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而标其目者误书为“卒病”，后学因之，乃谓“六七日生死人，故谓之卒病”，此说非也。古之传书怠惰者，因于字画多省偏旁，书字或合二字为一，故书“杂”为“𠂔”，或再省为“卒”。今书“卒病”，则“杂病”字也。汉刘向校中秘书，有以“赵”为“肖”，以“齐”为“立”之说，皆从省文而至于此，与“杂病”之书为“卒病”无以异。

郭说极是，可纠正“卒病”种种臆想误说。

我国所藏五部《仲景全书·伤寒论》皆有《医林列传》，1991

年刘渡舟本无。校注该书时以为《医林列传》非出林亿等人之手而未刊入校注书中。刘渡舟本既以宋本为底本，《医林列传》不可删裁，故补入重刊本中。

1991年版《伤寒论校注》未录入台湾故宫本牌记，当时以为这些牌记与研究《伤寒论》没有多大关系。从中医文献学和版本学角度观察，这些牌记意义重大，确切证明赵开美所据底本为宋本《伤寒论》。这些牌记的内容和位置是：

第四章卷末有“世让堂翻刻宋版赵氏家藏印”楷体木印一方，每三字一行，凡四行。牌记下有“东海仙蠹室藏”篆体小型长方朱章一枚。“世让堂”是赵开美的家堂号，此木印显示赵开美据宋版《伤寒论》翻刻。篆体小章是赵开美的闲章。赵开美《刻仲景全书序》云：“《仲景全书》既刻已，复得宋版《伤寒论》焉。予曩固知成注非全文，及得是书，不啻拱璧，转卷间而后知成之荒也，因复并刻之。”宋版《伤寒论》是赵开美刻完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及《金匱要略》后接着翻刻的，在《仲景全书目录》后独立刊刻如下文字：“翻刻宋版《伤寒论》全文”。赵氏纷纷言及所据底本为宋版《伤寒论》，反映出他对所获宋版《伤寒论》小字本是何等重视。宋版《伤寒论》小字本藉赵氏翻刻流传至今，这也正是明清民国学人医家视为枕中鸿秘不轻示人的原因，也是当今把赵开美原刻本视为国宝级文献的原因。

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末页皆有“世让堂翻

宋版”牌记。卷十末页末行有“长州赵应期独刻”长条木印牌记。赵应期是当时优秀刻工，见瞿勉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这些牌记之有无，可以鉴别赵开美本之真贋。中国所藏赵开美翻刻五部《伤寒论》皆有上述牌记，日本内阁文库藏所谓宋本《伤寒论》没有上述牌记，没有《伤寒论后序》，确证它不是赵开美首刻本与修刻本，它是无名氏坊刻盗版本。

本次修订，未将牌记补入相应位置，但读者应知此事，故于此说之。

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宋版《伤寒论》有清末著名藏书家徐坊两则题记，涉及许多学术内容，另外四部宋本《伤寒论》没有徐坊题记。

赵开美以后，宋本《伤寒论》首刻本、修刻本只在少数藏书家手中珍藏，常人难得一见。刘渡舟本《伤寒论校注》出版前，人们学习的白文本《伤寒论》是日本安政三年（1856）堀川济据日本枫山秘府本翻刻的《翻刻宋本伤寒论》，而枫山秘府本不是赵开美翻刻之原版，而是坊刻盗版本。（按，笔者《影印日本安政本伤寒论考证》有详考。学苑出版社。）在《伤寒论》文献史上，刘渡舟本是第一次据宋本校注整理之本，为《伤寒论》文献史之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根据中央精神对十一部重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研究，赵开美本第一次为世

人所知，广大读者才第一次见到以北京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宋本《伤寒论》缩微胶卷为底本而整理研究之作——《伤寒论校注》，这不仅反映了北京中医药大学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教授不朽的历史功绩，也显示了中医事业正以矫健的步伐迈进繁荣振兴的未来。

本次修订时间甚为短促，可能还有一些当修订而未修订之处，期待将来有机会再次进行全面深入修订。

本次修订增加方剂索引附于书末。

以上是笔者在刘渡舟《伤寒论注解》重刊本（2013年6月）卷末所写的“附言”。